

# 科学家探寻神秘场（中）

2010-1-29



超自然能力的功能人——孙储林（右）

第二天下午拆开第二包花生，孙女士选了一粒，我在花生上写了“2C李”的字样，开始做发芽实验。几分钟之后在盘子里加水，大约过了一刻钟，只见孙女士手指不停的拨动花生，嘴巴也频频吹气，到了四点十八分的时候，已经有一毫米左右的芽出现。孙女士表示这颗花生感觉是被处理过的。休息片刻之后，孙女士拿一个没写过字的小花生放进盆子里，并且加了一点矿泉水，同时处理两粒花生。只见她不停的深呼吸，吹气，好像很累的样子。到了五点五分左右，又见她不停的吹气，再看看小花生，已经长出将近二毫米的小芽。

同年十一月第四届中国人体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再赴北京，除了参加大会之外，也继续和沈教授、孙女士进行实验。十一月十七日下午仍然尝试花生发芽，从我带去的花生中取出五粒，刘易成教授在表面分别写了“台”、“大”、“李”、“司”、“涪”五个字，然后交给孙女士。从下午四点二十三分开开始，经过两小时的努力都没有结果，于是我提议先去吃饭。孙女士拿“司、涪”两粒花生放在烧杯里带着，边吃饭边感应。回到实验室以后，在杯子里加水，又开始实验。只见她一再叹气，始终无法成功。于是在晚间八点三十分动身回家，她还是把两颗花生带着。我们在八点四十二分坐上计程车，在四十八分的时候她说：“感应到了！”随即在三分钟之内“司”字花生已明显出芽。于是，我们直奔沈教授的办公室，一下车便捧着花生去摄影存证，并量得芽长四毫米。

十一月二十一日我们大家大胆挑战生物意识工程的极限，试图以意识调控让花生“起死回生”。功能人以意识调控植物种子快速发芽的实验已有数年的发展，实验成功的例子极多，其中不可思议的是功能人可以让煮熟或炸熟的花生或青脆豆返生发芽。经过煮、炸将细胞破坏殆尽的种子如何能够返生发芽呢？一个可能性是煮、炸的时候，花生和青豆的细胞并未完全死亡，所以如果经过正常培育，仍有可能靠残存的活细胞发芽。为了理清意识“起死回生”的确实性，我们设计了把花生细胞完全破坏而死亡的程序，并用对照组的正常培育程序来证实花生的确无法发芽。然后请功能人做实验，看看是否能使花生起死回生？

我请台大农艺系的郭教授帮忙，将台南十一号品种的花生种子数百粒放在干燥器中，里面放置磷酸钙的饱和溶液，以保持相对湿度百分之九十五，并且把干燥器置于摄氏三十度的恒温箱，三十天以后取出。从其中任选一百粒作对照组发芽实验两次，以一个星期的发芽率为实验结果，结果两次发芽率都是零，因此我

们定义这批花生为“死亡”。我们于是从剩余的花生中任选三十粒为实验组，以铝箔袋抽真空密封带到北京。

实验前当场拆封，取出五粒花生，我用油性签字笔在皮上签名并做记号，然后交由孙女士用意念调控，使其返生发芽。孙女士在小盘中加水浸泡花生，并以手指按住花生，以意念促其返生。可能看我在花生皮上签字画押，她告诉我：“要保留这些字和记号的话，皮就不要返生，只让里面返生。因为皮一返生，字迹就会消失了。”这可把我听得一愣一愣的，丈二金刚摸不着脑袋。不论如何，实验开始之后三十七分钟，我便看到了“奇迹”：有一粒花生已经返生并且长出雪白的嫩芽2.8公分，但是花生的皮仍是死亡的深褐色，我的签字和记号仍清晰存在。由于同一批花生对照组的发芽率是零，所以这一颗花生的返生抽芽已经足以确认意识调控花生起死回生的事实。

我们知道花生死亡的时候，表示细胞的蛋白质、酵素或DNA等分子解离和变形。而让花生“起死回生”表示被破坏的分子又恢复了原状。这是什么原理呢？我们可以用大型热力学系统中的隐变数来解释。加温破坏花生的分子结构使其死亡，就相当于一个复杂热力系统向乱度增加的方向移动，而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原理，这个分子体系只会越来越乱，不会回头。但是却有实验显示，如果分子间还有依存关系（隐变数）未被完全破坏，就有可能把外界的驱动力反向，让分子顺着隐变数所联接的关系回头，整个系统就会回复到乱度较低的原始状态。因此我们推测，功能人以意识调控让花生内部分子由外向内呈螺旋状旋转的逆旋变（注），就是把加温驱使分子解离的过程反转，有如时光倒流一般，花生便由死返生了。于是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死亡”的定义，到底要受伤到什么程度，分子之间的依存关系才会完全被破坏而无法起死回生呢？

这次实验给我相当大的刺激。如果生命的过程可以逆转，时光可以倒流，我们应如何看待生命和死亡？如果功能人可以让花生、青豆等由死回生，那么更强大的功能人也可以使“人”返老还童，起死回生吗？人要“死亡”到什么程度，才算真正的死亡呢？

注：逆旋变为功能人以意识调控返生或恢复生命活力的过程中，调控的对象会产生由外向内螺旋状的转动，孙女士称之为逆旋变；而以意识催熟时，有某种物质（信息和能量）就从中心部位向外螺旋状运转起来，时快时慢，时疏时密，时松时紧，所经的地方立即产生明显的变化，从里到外转着转着就成熟了，这个加速生长、加速成熟的过程，则称做正旋变。

## 植物的感觉

为了更仔细观察花生返生发芽的过程，我在九八年四月份又到北京，这次准备了透明的烟灰缸做实验的道具，希望能由下往上，近距离拍摄以记录花生返生的过程。在四月一日下午孙女士开始操作，先用手拨动花生，过了二十五分钟，她说：“有三个花生可以动，另外两个不动，可是不知道有什么问题，一直出不来。”休息了五、六分钟之后，重新开始实验，我试着把录影机从透明的容器底下往上拍摄，过了一分钟孙女士就说：“有声音，可是听不清楚说什么。”虽然感觉三颗花生已经启动返生的逆旋变，但是集中力道不够，孙女士再次休息。十七分钟之后再拍，一开始她说：“叽里咕噜的，还没听懂。”接下来的十几分钟，只见孙女士时而侧耳倾听，时而搓动花生，后来听到花生说“不好看”，可是不明其意。只好暂停。

第二天早上对同样的花生再次试验，奇怪的是每次逆旋变转动后，就会正旋变（由中心向外做螺旋状转动，是催熟或死亡的旋转方向）。虽然一再给指令返生，但花生仍然不停的来回旋转。我灵机一动，把下方的CCD相机关掉，结果“没有反转力了，出芽的屏幕出现了。”过了八分钟之后，我看情况稳定，于是再打开下方的CCD相机，结果反转力量又出现，我赶紧关掉，又好了，就这样折腾了半天，没有结果。为什么这样呢？花生昨天说“……不好看”，难道是抗议我们近距离摄影吗？而人和花生那样专注地“交谈沟通”的画面，令人神往且迷惘。

四月三日晚上孙女士表示要把花生带回去，打坐练功的时候再试试看。我于是再拿出五颗花生，写上编号，加上前一天未能返生的五颗，总共十颗让她带走。第二天一早孙女士带来了两颗发了芽的花生和七颗没发芽的。怎么少了一颗呢？“被师父带走了。”“什么？”

“昨天半夜打坐的时候，把十颗花生放在床边椅子上的盒子里，加了水。打坐之后女师父先出现，过了一阵子感觉力量不够，又找男师父来帮忙一起使力。这时候脑中屏幕上出现三颗花生，并开始由外向内旋转，然后停住，四周的光点向中心集中，三颗花生突然同时发芽。我赶紧晃晃头，屏幕上的花生没有消失，确定不是幻觉，心里非常高兴。师父要离开的时候说：‘我带走一颗发芽的花生。’我一看屏幕只剩了两颗，连忙睁开眼睛一看，盒子里只有两颗发芽，仔细数了数，总共只剩九颗花生，我把床上地上全找遍了，都找不着，真是师父带走了。”

两颗发芽的花生我在四月三日早上放进固定液里保存。至于消失了的那颗花生，表皮上有我的签字，到底被带往何处呢？孙女士的师父也保存着它吗？每次凝视瓶子里发芽的花生，我便想象在宇宙的某处，有一位仙人手上拿着一颗花生，端详着上面的字迹，“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份遐想或许不着边际，但是面对孙女士在生物实验中的表现，任何想象都不为过，不是吗？

## 与植物作心灵交流

为了大家对于功能人与植物的关系有更贴切的认识，在此特别摘录一篇孙女士发表于《中国人体科学》的文章《我与植物沟通时的一些体验》的精彩片段：

近年来，我常常想实验成功的最重要条件是什么？我的回答是要与植物“心心相印”，要有“心灵上的沟通”，首要条件是要热爱植物，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地对待植物，要对她充满爱与激情，才有可能实现“心灵上的沟通”。

与植物沟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植物是有情感的，是有灵性的，她们会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告诉你，会向你倾诉她们的各种情感和愿望，我在大量的实验过程中有许多与她们交流、沟通的体验。

- 黄豆说：“太挤啦！太挤啦！”

有一次沈教授买了一大包黄豆，放在一个小玻璃瓶内要我加意念让他们快点发芽，但瓶内的豆子特别拥挤，我开始时并未意识到，未管它们。我就开始和它沟通，给它一个信号要它发芽，但我感觉到它反馈一个信号（声音）说：“哎呀！太挤啦！太挤了！！我受不了啦！受不了啦！！”可我当时并未弄明白，因此还是不断向它发出要它发芽的信息：“请给我发芽！发芽！发芽！！”过了一会它真的发了芽，我睁眼一看才知道，原来一大堆豆子放在一个瓶子里，确实太挤了！！由于没有足够的空间，长出来的芽都像葡萄须一样，细细的。真让人哭笑不得。

- 花生向我倾诉它的痛苦：“我不舒服，我疼！”

有一位姓杨的朋友，他拿来了两个样品，他告诉我里面一共是八颗花生米。其中四颗是煮的，四颗是生的，全封在信封里面。拿着信封我就开始感觉，总觉得不对劲，可能由于紧张，不熟悉，所以当时未做出来。回到学校里，第二天我和它沟通的时候，花生米就开始说话了：“我不舒服，我疼！”我问它怎么不舒服，怎么疼？从天目中一看，原来花生壳内穿了一根细细的铜丝。

这是这位朋友为了防止样品调包而特意做的标记，事先对我是保密的，我看出来了，而痛苦的感觉是花生向我倾诉的。这次实验由于花生的过于痛苦和一些其他原因没有将实验再做下去。

- 红豆帮我指出所谓的错误：“你错啦！错啦！”

还有一次沈教授给了我三颗红豆，要我让它发芽，当我和红豆沟通时，忘记了它是红豆了，对着红豆稀里糊涂一个劲地默念：“绿豆绿豆快发芽！绿豆绿豆快发芽！！”结果豆子向我发出信息说：“错啦！错啦！”我当时没有领会过来，说：“什么错了？”我就给它发了一个意念说：“你是不是瞎讲啊？”过了一会儿它还是对我说：“我没瞎讲，你错啦错啦！”我还是不明白怎么错啦，就集中注意力于前额的天目一看，才恍然大悟，原来要发芽的对象明明是红豆，而不是绿豆，是我叫错了名字，对着红豆叫绿豆了。我改正了称呼，红豆就发了芽。

.....

我当时对它们发功想着要它们发芽，小麦在发芽过程中还是挺正常的，跟她沟通后她很快就开始发芽了，长到一定程度后，我认为任务已经完成了，但奇怪的是天目上的图像还没有消失，且从已发芽的种子传来行动的信息，她似乎在说：“我还要长，我还要长！”这时我感觉麦粒内的脂肪等营养成分从四面八方向芽胚快速传递，一种白花花的东西闪闪烁烁地向上跑，它接着就长出了更长的芽.....

另一次我已经和植物沟通了，前额的屏幕上出现了种子的形象，但较长时间总是不能进一步动起来，我很纳闷，心里在问种子：“为什么你不发芽，为什么不起动？”种子传来信息说：“现在我不愿意做，我要休息！”我理解是：现在不是做的时候，时辰不对，发不出芽来.....

随着实验内容、次数、难度的增加，我与植物的沟通与交流也越来越广，越来越深。植物种子虽然没有嘴，但在功能态中我能听到它们发出的声音信息。声音是清晰的，甚至是有个性的，不同的品种声音也不一样.....

医学上常常把失去了情感交流能力的人称作“植物人”。实际上植物是有灵性，有感情的.....

在实验过程中有很多奇怪的现象及感觉。如炸花生米返生时，我也突然变得特别轻松，好像自己越来越年轻了。还有一次我催开花蕾时，感到自己钻到花心里面去了，跟她一起慢慢地沟通融合，逐渐成为花蕾的一部份，成为一个整体，跟她一起开放，花就是我，我就是花，在我做过的其他一些实验中，如离体致动纽扣、硬币等过程中，我也有自己与目标物合而为一的体验，真是妙不可言！

孙女士于一九九九年九月份在日本访问时，成功的把一粒炒熟的花生放在暗袋中，完全未加水的情况下，在数分钟之后长成二十四公分带叶的花生树。此外还做了把浆果由红变绿再由绿变红的实验，以及以意念在底片上感光，造成特殊的相片等。

（待续）

李嗣涔：台大电机系毕业，美国史丹福大学电机工程博士。专长为半导体光电元件。曾任台大电机工程系主任、国防部参事，现为台湾大学校长。1988年参与气功科学研究，改变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生命的看法，转而追求身心灵的圆融。92年研究兴趣转向人体特异功能。目前与北京中国地质大学人体科学研究所合作从事意识微雕、意识生物工程研究，并有许多重要发现。

郑美玲：台大外文系毕业，英国里兹大学戏剧与剧场艺术硕士。1977年与李嗣涔在美共结连理。曾任中学英文教师，世新专校讲师，译有童书《难忘的奇异世界》。近年致力于藏文学习与佛学文稿译写。

（本文摘自《难以置信——科学家探寻神秘信息场》一书，台湾）

---

## 天肾功直播使我们夫妻获益

2010/1/29

——天肾暖身

从2009年12月底开始，因天气寒冷，我先生的心脏功能变差，咳嗽，后来浮肿，而且吃药也效果不明显。我很担心，一直期盼天肾功直播能使他的病情好转。

2010年1月21——22日，我们有幸在网络上参加了香港举办的天肾功修炼班。

21日上午，在辅导员请信息灵、亡灵离开后，请来灵吉菩萨为大家定心、定身，又请诸位宇宙大师为大家补能量。这时，我好像看到医神在为我先生洗肾，并为他修理心脏和肺，我看到新鲜的心脏、肺和肾是光洁的，我感谢宇宙大师们。可是，为什么他最近身体咳嗽、浮肿的这么厉害？我问宇宙大师，我先生怎么会这样？神回答：这是在教育他。他练功和忏悔得不够。我问，为什么？神回答：他有任务。我深深感谢宇宙大师！希望我先生尽快觉悟，好好练功，完成自己的使命。

下午的安魂中，在深层次的练功状态中，我先生睡着了，呼吸很舒畅，慢、细。状态中他看到一只凤凰在他周围飞。他的肝区有点痛。我看到他浮肿好些了，脸色也好很多，人也精神了。他原来冰凉的手脚，变得热乎乎的。

忏悔消负因果

21日我在天语十字给请走信息灵时，感到从小腹部有东西出去，从身体左侧有东西出去，脊椎有一股冷气出去。我向我曾经杀害的鱼、做实验杀害的兔子、老鼠、豚鼠忏悔。向伤害过的人的灵魂忏悔；向累世伤害过的生命深深地忏悔。

辅导员讲课中提到的例子，我知道了我的小腹痛，是曾经流产的孩子的信息灵的缘故。我不由心里非常非

常难过。以前几次请亡灵时，我没有很好地忏悔。2009年12月辅导员在天肾功学习班讲课时，举的例子就像是对我说的。所以我深深地忏悔，我对不起他们，希望他们这次能重新有好的归宿。我的肾区发热，很舒服。后来就睡着了。

下午在安魂中，真不想从功态中醒来，感到非常舒服，让自己的心灵得到了真正的放松和休息。手脚很暖和。

浮肿开始消退.....

1月22日，我因单位有事，没能收看直播。下午，我先生在动宇宙手术时，感到有人从他后面很重地敲了两下（家里当时只有他一个人在收看）。他感到好像外星朋友给他换了肾，感觉很轻松。原来脊椎痛，后来一点也不痛了。再后来就睡着了，朦胧中有人说：你可以小一圈。这一天，他排了许多尿。浮肿消了许多。

在我们的周围，有许多人在关注我先生的身体究竟怎样。我想他的身体一定会好起来的，这样会教育更多的人，参加到天功队伍中来，接受宇宙的恩赐，最终参加到“三救”事业中来，共同为“三救”服务。

这两次（12月和1月）的直播，我感到辅导员的功力越来越强了，气场非常好。

感谢宇宙大师！感谢乐天大师！感谢辅导员！

（中国大陆）王果明

---

## 科学家探寻神秘场（上）

2010-1-22



李嗣涇校长

## 彼岸取经

一九九五年我向台大申报轮休，一方面松弛身心，储备再投入的能量，一方面也利用这个机会想在特异功能的研究方面找到一个突破点。

到了秋天，九月的时候，我趁着休假陪侍家母到大陆探访亲友，在北京大约有一个星期的逗留。当时大陆最有名的特异功能人是张宝胜，我很想有机会去拜访他，但是非亲非故又没门路，似乎不太可能。谁知道事有凑巧，在我出发前不久，有一次朋友请吃饭，座中正好有位大陆来的李先生，也是特异功能人士，不过特长不同。我冒昧的请教李先生，有什么方法可以找到张宝胜？李先生很热心的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说是张先生在北京507所的电话。

于是我准备了几份自己的气功和特异功能研究的论文，预备到北京毛遂自荐去见张先生。到北京之后先陪家母探亲会友，走访名胜，忙了几天，好不容易有一个空档，辗转联络上了张先生的秘书朱敏先生，当即带了论文和名片去拜访他。朱秘书婉转表示见张先生有所不便。我当然有点失望，不过还是把资料给他，请教一些问题。大概我的名片和论文令他相信我是诚意的研究人员，不是瞎起哄的，所以考虑了一下告诉我：“这样吧！我给您介绍一位比张宝胜还厉害的功能人，不过这会儿找得到找不到，就说不准了。”他当即打了一通电话，向对方介绍我来自台湾……等等，约好当天下午我就过去。“运气不坏！”他说：“今天沈教授和功能人都在。平时找他们不容易。”我衷心感谢他，素不相识，他大可不理我的，却这么热心的帮忙。一方面心中也感到狐疑，在台湾只听说张宝胜功能高强，怎么又有一个比他更厉害的呢？



孙储琳

## 人体科学研究的远景

当天下午我依约找到了地质大学，见到从事人体科学研究的沈今川教授和“比张宝胜还厉害”的人物孙储琳女士。原来地质大学人员在文革时下了武汉，沈教授就在武汉开始和孙女士的合作研究。

我们彼此交换意见之后，沈教授把他们以往做过的实验成果和录影带给我看。其中每一项实验都叫我目瞪口呆，有突破空间障碍、意识生物工程（让种子发芽长根之类）……等，简直匪夷所思。当时我自己在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只有初步的心电感应和手指识字而已，没想到特异功能可以有这么复杂而惊人的作用，更没想到会有一个人同时具备这么多样化的功能。张宝胜的秘书所言不虚，孙女士确实了不起。

原来孙女士小时候就有透视力，偶尔会看到奶奶家藏在地下的坛子；上课的时候会看到隔壁班老师上课的情形。不过在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特异功能并没有进展，直到一九七九年唐雨热潮的时候，孙女士经过试验，发现自己也具备耳朵识字和透视人体的功能。于是同济医科大学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医院都邀请她担任保健医师，用特异功能透视病人身体。后来又回地质学院图书馆工作，直到一九八七年，地质大学批准成立人体科学研究所，由沈今川教授领导，孙女士也被调到研究所。孙女士为了恢复并加强自己的能力以配

合研究，每天练功数小时，很快的恢复了原有的功力，并且不断的自我训练，开发新功能。有时候也观摩别人的表演，自己琢磨苦练，终于掌握了六十项功能，每一项功能都挑战着现有的物理和生物知识。

这次会面使我对人个特异功能的认知跨前一大步，明确的知道各种特殊能力是可以自行训练开发的，而且即使是特异能力也不能违背自然法则。例如孙女士在做种子发芽的实验过程中，发现要催豆类发芽比较容易，可是催发小麦种子却不成功，实验多次小麦都没反应。后来请教农业专家，才知道小麦要先长根后出芽，孙女士于是先请小麦种子“长根、长根”，然后再发芽，果然就成功了。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只靠特异功能则威力有限，要配合知识才能发挥如虎添翼的功效。

离开地质大学的时候，我心情激动，几乎在马路上奔跑欢呼起来。因为我看到了人体科学研究这一片辽阔的远景，有多少物理、医学、生物、演化……的课题等着被突破！人家说见猎心喜，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也是这样，发现了新的研究课题，又高兴又心急，更难以相信自己的运气！由于张宝胜先生的秘书朱敏先生热心介绍，我又碰巧在今天找上门，而得以和大陆的研究人员认识，创造日后合作研究的机会，有高功能人士的协助，相信可以进行很多突破性的实验。

## 吾道不孤

我们常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句话正可以比喻个人和大陆人体科学界的关系发展。认识了地质大学的沈教授和孙女士之后不久，山西大原的隗寿彰医师也和我取得联系，由于台大医院复健科的蓝青医师也和隗医师熟识，所以我和隗医师虽未谋面，却很快熟稔起来。隗医师热情而富使命感，虽然客观条件不佳，仍然对气功研究执着投入。也由于他的热情邀请，我才能够在一九九六年四月参加中国人体科学研究院于北京近郊潭柘寺举行的“特异现象物理研讨会”。本来这是人体科学研究院的内部会议，主要是为日后研究路线定调，却大方的容纳我这个“外人”参加，由于大陆从事人体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几乎全员到齐，我因此有幸认识天南地北的朋友，有远自云南、内蒙古、辽宁……等地来的，北京、上海更不用说了，看到这么多人坚持投入人体科学研究，深深感觉“吾道不孤”的喜悦，也警惕到自己要更加努力，不能让台湾科学界在钱学森所说“可能导致一场比二十世纪的量子力学、相对论更大的科学革命”中缺席。

## 意念钻洞

地质大学人体科学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孙储琳女士也参与了这次盛会，并且在会中做了三项实验。第一项是隔空遥感，我们任选一张测试手指识字的纸条，她可以在十五公尺远的地方“看”到纸条的内容。当时我心头一震，随即想到所谓“手指识字”，其实可能不是“手指”在看，手指只是一个媒介，一旦能力被诱发，则不用手指触摸也一样。所以后来回台训练小朋友手指识字成功之后，便逐步增加难度，把纸条放进盒子里，果然在反复练习以后获得成功。虽然知道与触摸无关，但是真正作用的机制是什么，至今仍然无定论。

第二项实验是意念打洞，我提供一枚台湾的十元硬币，孙女士握在手中以意念操作，不到十分钟就在硬币上打了一个小洞，几乎把硬币打穿。我带回台湾之后，在实验室测量出小孔的直径为1.1毫米。于是找来一毫米的细钻头，尝试在另一个硬币上打洞，没想到榔头一敲，钻头却折断了，只有尖端卡在硬币上，根据孙女士的叙述，她用意念在硬币上打洞的过程如下：

首先要放空入静，感觉好像在另一个时空的状态，这时候前面会出现一个荧幕，荧幕上有一个握着硬币的拳头，接着拳头消失，出现硬币。起初影像并不稳定，等它慢慢清晰以后，集中意念打孔。打孔的意念集中到某个程度，屏幕上便出现一根透明的，像水晶般的六棱棒，感觉它好像非常坚硬。打孔的意念坚持增强，六棱棒的一端突然弹出一支圆尖，以脉冲方式“通”一声在硬币上打出一个洞来。打洞的时候，脑部会感到一阵撞击，好像屏幕快被震碎了。这时候打开手掌，硬币上已经打了个洞。

另外一项实验是以念力催发小麦种子。这项实验花了两小时又十分钟，有摄影机全程拍摄。实施的时候孙女士以意念和小麦沟通，有时候用手掌对着小麦种子，好像在对它发功的样子，有时候用手指触摸种子，就这样反复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总共让小麦种子长芽3公分，长根1.5公分。在正常情况下小麦种子大约要一星期才能长到相同的程度。

这次大会前后共五天，由于大家吃、住都在潭柘寺，所以除了正式开会和实验之外，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广泛的交流和讨论。我也因此知道大陆推动“扁鹊工程”的状况。期间也讨论到穿壁现象，并尝试以物理理论来诠释这种现象。北京首都师大物理系教授耿天明认为穿壁（如药片穿出药瓶）是宏观量子穿隧效应。另一位物理学家刘易成教授——他是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轨道的计算者——则倾向采取多态空间的解释。也就是说又一个第四度空间和我们的三度空间相通，功能人把药片提升进入第四度空间，移出瓶外再放回三度空间。我自己也有一个可能的假说，是药片或药瓶形成了宏观的量子波。做此假说的原因是虽然

有许多成功的药片或晶体穿透玻璃瓶壁的实验，甚至可以把活的榆树金花虫穿壁而出，仍然存活数天，但是这些成功的实验有一个共同条件，就是容器必须有缝、小孔、或是有盖子。完全密合无缝的容器中目标物无法移出。这种现象很像超流体氦的爬壁现象，是氦形成宏观量子能阶及波色——爱因斯坦凝态后的现象。如果我们能把固体质量中心的热扰动速度下降到一定的程度，整个物体便可化为物质波动，穿透孔隙移出瓶外。但是一旦孔隙封闭，量子波无法穿透瓶子本身晶格内原子间的空隙，因此无法“突破空间障碍”。这也解释了到目前为止虽然可以拍摄到药片或胶卷穿瓶而出的过程，却无法使实验结果停留在互相嵌合的状态。

以上各种解释或假设，都有待更精密的实验来证明，目前仍无定论。

五天之中，另有一件令我深感讶异的事情，就是在茶余饭后参访潭拓寺时，眼见受共产主义唯物论“熏陶”了数十年的大陆人士虔诚跪拜。潭拓寺的知名度或许不如雍和宫、碧云寺，但是北京有句谚语：“先有潭拓寺，后有北京城”，可见历史之悠久。潭拓寺建于晋代，最初名为嘉福寺，唐代称龙泉寺，金代更名万寿寺，明清两代又数次更名，但不管官方名称如何更改，大家只叫它潭拓寺，因为山上有龙潭和拓树。潭拓寺建筑依地形成阶梯状，周围古木环绕，寺里有高2.9米的鸱吻、千手千眼佛、石鱼，和最著名的妙严公主“拜砖”。妙严公主为元太祖忽必烈的女儿，因见父亲杀戮太甚而出家，在潭拓寺虔诚拜佛为父亲消业，天长日久竟然在拜砖上跪出深陷的印痕来。这一块有着妙严公主膝痕的地砖目前被珍藏供奉于潭拓寺后殿。供人瞻仰。当时看见这块拜砖，我内心有一阵微妙的激动，遥想数百年前一位妙龄公主舍弃荣华在此拜佛赎罪，需要多大的决心，多大的坚持，日夜晨昏多少次的屈膝，才能把拜砖跪出凹痕？且不说别的，这位公主的毅力就令人折服。真不愧为忽必烈的女儿！其实我从小没有宗教信仰，但宗教的情怀总叫我感动。

此次大会让我见到了慕名已久的诸位先驱，他们的大名和论文常常出现在《人体科学季刊》上，是人体科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在山林古寺之间谈论特异功能，加上孙女士的实际操作，真令人以为是古代隐士仙人再世。

回到台湾之后，我便提出申请邀沈教授和孙女士来台，台湾方面的手续都办妥了，到了八月份才获知大陆国务院人体科学小组不批准，大失所望，也因此使得我们合作的实验延迟了一年才正式展开。

一九九七年八月底我趁学校开学之前到北京做了一周的实验。而为了实验所需，我带着各式各样的仪器，塞满特大号的皮箱之外，身上还背背挂挂，在机场的时候，航空公司的人员就皱着眉头：“这行李太重了！下不为例。”放在飞机上都嫌重，可知我扛的辛苦？由于沈教授告知四月份访问马来西亚的时候，孙女士曾经在十二分钟内使一粒市售的香酥花生返生，并长出了十公分，成为有两片叶子的花生树。因此我也准备了花生和豌豆，以进行种子发芽的实验。另外还设计了测量意念打洞时压力大小的实验，以及在小尺寸金属箔上刻痕或打洞的意识微雕实验。这些实验从九七年八月开始持续至今，我也每年大约两次专程到北京，进行不同方式的实验，希望能逐步了解各种功能的运作内涵。

（ 待续 ）

李嗣涔：台大电机系毕业，美国史丹福大学电机工程博士。专长为半导体光电元件。曾任台大电机工程系主任、国防部参事，现为台湾大学校长。1988年参与气功科学研究，改变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生命的看法，转而追求身心灵的圆融。92年研究兴趣转向人体特异功能。目前与北京中国地质大学人体科学研究所合作从事意识微雕、意识生物工程研究，并有许多重要发现。

郑美玲：台大外文系毕业，英国里兹大学戏剧与剧场艺术硕士。1977年与李嗣涔在美共结连理。曾任中学英文教师，世新专校讲师，译有童书《难忘的奇异世界》。近年致力于藏文学习与佛学文稿译写。

（ 本文摘自《难以置信——科学家探寻神秘信息场》一书，台湾 ）

# 我去了一次“天堂”

2010-1-22

2009年底，本人有幸再次踏上香港的土地。在香港的四天三夜让我亲身体会了什么是宇宙的大爱，什么是天堂，什么是其乐融融。

我们一行人经过22个小时的紧赶慢赶，终于准时出现在天功学习班的现场。我坐下来没多久，感觉大地在上下跳动，悄悄地问边上的学员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她说没有。晚上回到酒店后，这位学员说接下来她也感觉到了，说这是因为学习班强大的能量场在起作用。

为了抵御甲流，辅导员教大家肺功。她走下讲台来到了我们身边，一点一点地矫正我们的姿势。突然一双温暖的手握住了我的手，我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辅导员在矫正我的姿势，她笑咪咪地轻声对我说：“路上车阻，你们辛苦了。”一股暖流顿时涌上心头，她自己那么辛苦不说，却来安慰我们，路阻这点苦跟她没日没夜地为“三救”奔波劳累比，又算得了什么？！

在接下来的几天学习班上，我们大家在一起，感到非常轻松、愉快、祥和。在我的身上发生了许多有趣而且奇妙的事。我收到了宇宙的礼物——天罩，我接到了祛痛信息，我接到了排毒、辟谷信息，还第一次感受了又哭又笑……

26日下午，辅导员调动强大的能量场，我们全体学员以谦卑、感恩、真诚的心，请天罩功的主持神齐天大圣为我们分送天罩。当辅导员说天库的大门已打开，我看到一扇像皇宫大门一样的门向两边打开，从里面飞出两队像合拢的雨伞一样的纵队，一队向左，一队向右。我想这就是天罩吧。我还杞人忧天，心想这么多学员，够不够分啊？如果不够的话，给我个小的也没关系。正想着呢，齐天大圣塞给我一个很小的天罩。我愣了一下，齐天大圣说：“你不是说要小的吗？”我心里老大不愿意，可马上转念一想，我这不是太虚伪了吗？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不一样。我就赶紧说：“没关系，等我将天罩慢慢培养大，也一样啊。”话音还没落呢，一件又大又好的天罩衣已塞进了我的手里，原来是齐天大圣逗我玩呢！

26日下午，在结束了当天的课程后，辅导员见还有一点时间，就不辞辛苦地又给大家发布祛痛信息。她请大家用手将自己的痛处按住，说：“你们的手不是自己的手，是宇宙的手。”我手按着的颈椎突然松了、不痛了、舒服了。她说：“哪位学员得到了祛痛信息，请举手。”我第一个举起了手，心里的高兴劲就甭提了。

本人极其愚钝，怕自己饿着，离家时带了许多干粮出来，结果几位学员都不吃，就我一个人将自己撑住了。27日早上一起来就开始排毒了，在学习班上只见我一个人一会儿跑卫生间，一会儿又跑，怪难为情的。当辅导员发布刷天漆的信息时，叫大家可以张开嘴巴给自己的肠胃刷上天漆。我也张开了嘴，不一会儿，就感觉自己的肠胃刷上了厚厚的天漆，胃舒服多了，不再上洗手间了，自此才止住了腹泻、腹痛。辅导员问我们要不要辟谷信息啊，我们齐声喊“要”。我又很幸运地接到了辟谷信息。接下来的几天就辟谷了，一天只吃很少的一点坚果，也不觉得饿，精神还很好，浑身轻松畅快。

28日晚上，辅导员的一场能量输送会，让我第一次感受了又哭又笑，又是眼泪又是鼻涕。当全场哭声一片的时候，我心里还在嘀咕：这怎么哭得出来，又不是演员，想哭就哭，还是讲天语吧。没想到，一讲天语一行眼泪就流了下来。辅导员说：“宇宙母亲来了，她用大爱拥抱你们。”我一听，心中的怨恨、悲伤之情汹涌而出，越来越伤心，越来越伤心，乃至嚎啕大哭，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下来。顾不了擦眼泪，嘴里在接连不断地讲着天语，其中还夹杂着几句国语，我好像在说：“宇宙母亲不要走，将女儿带上，不要把我独自留在地球上。”心中的悲伤之情难以言表。正当我哭得天旋地转的时候，辅导员说：“想想脚心，收功了。”等我好不容易收完功，情绪稍微平静一点后，辅导员马上又开始给我们输送笑的信息，我还没从刚才的悲伤中解脱出来呢，怎么笑得出来啊？正想着，旁边的学员开始“咯咯咯”地在笑了，一位两位三位，越来越多的学员加入到了笑的队伍中去了，全场又是笑声一片。想着想着，心中有一股想笑的冲动，开始是微笑，接下来是轻声地笑，再下来就是大笑了，酣畅淋漓地大笑了，一直笑到肚子痛得不行。天功让我再一次地感受到了神奇与魅力。

我在这里衷心地感谢宇宙母亲，感谢她的博爱；感谢乐天大师，感谢他悟创了神奇的天功；感谢辅导员，感谢她不远千里、不辞辛苦地来给我们授课输送宇宙的能量；感谢香港的学员，感谢她们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授课平台。你们辛苦了！

在香港的这几天，我们宛如在仙境、在“天堂”一般。

（中国大陆）肖薇

---

## 莎朗的感谢信

2010-1-22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把我生病儿子的照片放在乐天大师的照片前两次。现在，他的病况好多了！他患脑瘫，坐轮椅。3年前他得了严重的溃疡结肠炎，已经对他的生活质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3天前，他病况非常糟糕。于是，我把他的照片再次放在大师的照片前面。两天来他好多了!!!这是如此令人惊异!!!!

我想和大家分享我对大师以及所有优秀的辅导员的教诲和惊人能力的深切感激。自从我在2009年1月第一次遇到大师，我的生活一直在发生许多幸运的变化。我参加了两次身体调理，我腿上的和手腕上可怕的疼痛就减轻了。此外，我非常轻松地减去了15磅的体重并继续在减重。此外，我顺利搬回家乡。在这里，我找到一个极好的生活状况，有很多“完美”的客户，提供给我稳定的收入和许多美好的友谊。

在更深的层次上讲，大师提供给了我一个方法：加深我与神圣宇宙的连接和一个渠道支持这个星球的转型。从个人角度而言，我一直是个有追求的人，通过学习得到见解，揭示一个比我以前所知的都要更深层次的真理。在天功，我已经学到支持地球愈合的功法。我很高兴地知道这种功法不只是对我自己有益，而且是造福所有的人。

大师让我对未来和支持地球的转变充满希望。

深深地感恩!

（美国）莎朗·安·维克夫

---

## 你是“不信邪”还是中了“邪”？

2010-1-21

——再次三问何祚庠院士

拙作《伪“神父”伪“牧师”能否妄批和尚——三问何祚庠院士》一文在2008年《益生文化》第三期和上海《中医药报》先后发表后，引起了社会各方关注，国外互联网也有转载。不少读者自发复印或在网上下载后分发给亲友和同好阅读。尤为令人感动的是一位素昧平生，年逾八旬的耄耋老人，几经周折，光临舍间，送来一本何院士撰写的“反伪论战集”《我不信邪》（以下简称“何著”）并一再叮嘱要仔细阅读，增长见识。

果然，不读不知道，读了吓一跳。如果说，鲁迅在小说《狂人日记》中把一切史书概括为“吃人”两字；那末，拜读何著这长达25万字的80多篇大作也可以概括为两个字：“整人”，几乎想整谁就整谁，从不手软。

也许何院士言多必失，整得太多了，也难免出现纰漏与破绽。为此，笔者不揣冒昧，举其荦荦大端，再列三问，就教于何院士：

一、地球已是危机四伏 抑是还能稳定几千万年？

二、你是科学院士 抑是未庄赵老太爷？

三、这算百家争鸣 抑是一场场“大扫除”？

一、地球已是危机四伏 抑是还能稳定几千万年？

在2009年岁末（12月7—18日），一个举世瞩目、由联合国召开的拯救地球大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开幕，有190多个国家15000多名政要和代表参加。大会就全球发生危机、各国将如何应对等问题展开讨论。虽然，与会代表根据各自利益发出不同意见，但一致公认：当前地球灾难重重，全世界人类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亟需采取积极措施，不使环境日益恶化。整个大会就在这一“共识”中落下帷幕。

也许，一般读者未必知道，就在这帷幕落下之日，也就是何祚庥院士“反伪”斗争失败之时。

何祚庥

此话从何而起呢？且让笔者徐徐道来：原来在上世纪末，就地球是否存在危机问题，展开过一场争论：东方的科学家、高功夫气功师和宗教界人士，凭着他们特殊的“内求法”，根据人体第三信号系统观察，确认地球如今危机四伏，必需积极拯救。这一观点集中表现在1992年4月3日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第三次国际气功大会上，中国天功悟创人陈乐天先生的演讲词中，他以《对21世纪的思索》为题，严肃指出：“当前地球文明陷入严重危机，人口爆炸、森林消失、大地沙漠化、粮荒、能源枯竭、环境污染、温室效应、生态失调、断子不绝孙的致死疾病、杀人手段越来越高明、残酷的现代化战争等等等等”。一口气说十来个危象，之后，又进一步认为当务之急，一方面是“刻不容缓地促进东西方文化科技的大交流、大融合”；另一方面必需要把“地球人的道德水准、智力层次、生存能力来一个质的飞跃”。这一思索，既找出危机原因，又开出拯救的“药方”。

类似观点，陈乐天先生在1990年11月17日第二届中国体育气功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中也有所论述。

那知，这一切都给8年后出版的“何著”全盘否定了。且看该书第205页，何院士认为“地球是一个十分稳定的体系，已稳定地存在了46亿年……现在的地球正在稳定地围绕太阳旋转，而太阳是一颗十分稳定的恒星”。好家伙，一下子连说四个“稳定”，哪里再有什么“危机”？因而这文章最后一句更斩钉截铁地下结论说：“现在绕着太阳旋转的地球就将至少适合人类再居住几千万年”。当然，文中也没有说死，说在天体演化过程中，也有可能遇到小行星的撞击或被日益扩大的太阳吞吃掉。但这些都是几千万年后的事情，更不是地球人造成的。所以文章进一步认为，举凡说地球有危机者“都是蛊惑人心的编造，目的在于从中取利”。

这里，分歧十分明显，前者认为，危机在当下，且是内因，是地球人自己造成的，后者确认地球并无危机，即使有，也是千万年后的事，且是天体演化的外因，与地球人无关，因而不必杞人忧天。彼此观点截然不同，南辕北辙。

那末，这两种观点，孰是孰非究竟谁来判断？谁来做权威的裁判员呢？不需要了，事实胜于雄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变暖的挑战越来越严峻，生态系统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高山冰川快速融化，海平面急速升高，像马尔代夫、斐济这些岛国正面临没顶之灾，准备向澳大利亚、印度等国购买土地安置几十万居民；北极熊之类的动物将无立足之地而全部灭亡。今后，该冬眠的动物也不再冬眠，候鸟也不再南飞越冬……生态将严重失衡。因此，西方各国政要和科学家也坐不住了，纷纷出来表态。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还拍摄了一部名为《难以忽视的真相》的纪录片，该片以触目惊心的场景，形象地警示观众，人类此刻正存在着生存危机。因而获得了2007年度奥斯卡奖，本人也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极地科学家玛丽更形象地大声疾呼：地球“心律”失常，极地冰架即将坍塌……一直到上述联合国会议的召开。

凡此种都是给何院士所谓现在的地球“至少适合于人类再居住几千万年”的“安民告示”以辛辣的讽刺，给我们子孙后代留下个嗤之以鼻的笑柄。

也许何院士本人也呆住了，没有想到自己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杂技演员，明明用手竭力抛出去给别人戴的“伪科学”的帽子，怎么突然飞回来，不偏不倚地反扣到自己头上，你道怪是不怪？！

## 二、你是科学院士 抑是未庄赵老太爷

若读过鲁迅的《阿Q正传》，一定会记得阿Q第一次出场时的情景：未庄的赵老太爷儿子中了秀才，消息传来，阿Q得意了，因为自己也姓赵，是秀才本家，因此也沾了光。赵老太爷知道后暴跳如雷，打了阿Q一记耳光。大吼道“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真是荒唐、蛮横到了极点，百家姓上姓什么，哪有配不配的道理？

有，咱们的何祚庠院士就是当今的赵老太爷！他一口咬定：气功界不配说“场”，中医界不配高攀“辩证”。

如若不信，请翻阅何著第216页，他认定“场”是个高贵的词，只能“指有大量实验根据的电磁场、胶子场、层子场等等”。接着又以蔑视的口吻在296页中说：什么“气功场”、“人体场”、“生物场”……“既经不起科学的驳斥，更经不起实验的检测”。

这就怪了，“场”[field]是个多义的普通名词，指的是广泛的空间地带。大到天安门广场、飞机场、体育场，小到农家打谷场，无一不能称“场”。后来给洋人引用到科技领域，扩大其内涵和外延，这当然也是允许的。然而，何院士却有意把它狭义化、神秘化、贵族化，只缩小到物理学上专用。这一来，似乎是自己的专利品了，只有赵老太爷配姓赵了。殊不知，反而弄巧成拙，反衬出自己对“气场”、“人体场”的无知。原来洋人也并不想霸占这个词。据权威的《韦氏新国际辞典》解释，即使在科学定义上的“场”[field]也无非是“A region of space in which a given effect exists and has a definite value at each point”若翻译成中文，即是“在任何一点上都存在着特定价值和明确效果的空间区域。”因而概括起来，也仅需三个要素：空间区域；特定价值和明确效果；在任何一点上。这三个要素恰恰最明显地存在于每个修炼有素的习法人身上，即气感（或称“能量流”）。只要人体这个开放的巨系统身上有了较强的气感（有的人还通了“大周天”、“小周天”），那末，被大科学家钱学森称之为“特殊编码的电磁波”的气流，就可以绕匝全身，完全符合“场”的定义。若有三、五知己围在一起即可形成较大的气场；如果幸有大气功师发功，则其效应更为明显，像笔者那样经络较为敏感的修炼者，更会出现“自发动”（身不由主地摇晃躯体），其感觉诚如俞琰在《周易参同契发挥》中所描述的“溶溶然如山云之腾太虚、霏霏然似膏雨之遍原野”，舒服极了。经络通了，小毛小病不在话下了。可惜何院士是个“气盲”，无福享受这气功效应，“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秋水》）。像这样强大的气场，能量场，还用得你这个完全外行的“赵老太爷”来检测、验证吗？（真像考生的试卷，根本不需要叫“文盲”来批阅检测一样。）但愿阁下有自知之明，今后别妄评气场、人体场了，如何？

更为令人忍俊不禁、笑掉大牙的是何院士特意把哲学上的“辩证”两字用上面同样手法去丑化中医界。就在《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他居然说：“中医冒充科学还有个很不光彩的手法，是把‘辨证施治’偷偷改成‘辩证施治’。”这一说，自己却露了马脚，原来堂堂科学院士竟然是哲学、医学两茫茫。

须知，“辩证”二字，原是希腊文dialego这仅仅是谈话与辩论的同义词，普通得很。后为哲学家借用，上升为与形而上学相对立的方法论，如公元前亚里士多德的朴素辩证法，19世纪初，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直到马克思与恩格斯吸收其“合理内核”，创造了唯物辩证法，才为马列主义者所关注。但这也仅仅指方法问题，唯物主义可以用，唯心主义也可以用；正确的观点可以用，错误的观点也可以用。恰恰相反，中医“辨证施治”中的“辨证”两字，则更高层次，是科学观点问题，是原则问题，是中医理论的精髓、处方的根据，是攸关病人生命的大问题。因而只能正确，不能错误。他们运用“四诊”（望、闻、问、切）、“八纲”（阴阳、虚实、表里、寒热）去辨别病人的体质特点，疾病反应，再结合当地时令、环境等诸多外因，然后给以“施治”。其中每个环节，都要严格辨别，不可马虎、不可出错。

所以，如果你懂得了“辨证”与“辩证”两词的来龙去脉及其内涵之后，任何正规的中医决不可能傻到降高就低，把“观点”去冒充“方法”，请何院士看看，在主流中医的经典著作，报刊杂志，以及出言吐语中哪一处用“辨证”去冒充“辩证”？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医决不可能去赶这个低级的、降低身份的时髦。

至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何院士所举此例，要么是道听途说，要么是出于一般庸医和江湖郎中之口。要不，则是阁下自己在胡编乱造了。

呜呼悲哉！赵老太爷不准别人姓赵，结果自己出足“洋相”。

## 三、这算百家争鸣 抑是一场场“大扫除”

我一直没有弄懂，何院士是一介书生，是个学者，何以出言吐语，舞文弄墨总是杀气腾腾、火药味十足，摆出一付“造反派”的架势？现在读了何著第5页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在一个“与天斗，其乐无穷！”

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特殊年代中成长的，很早就练就了一套口诛笔伐的“整人”基本功，所以一辈子把“阶级斗争”、“打倒一切”解读为“百家争鸣”。这里他不无自豪地夸耀自己说：在1952年进入中央宣传部后，“经历了《武训传》的讨论、《红楼梦》问题的讨论、胡适唯心论的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等，尽管这一阶段的讨论和批判有不少简单粗暴的地方，但总的说来，还是展开了不同意见的争鸣……我们那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正是在这种斗争中才认识了马克思主义。”怪不得，他在今天和谐社会里仍然用“与人斗，其乐无穷”时代惯用的手法去反所谓“伪科学”。

笔者与何院士是同时代人，且同在后来被毛泽东称为“阎王殿”的中央宣传部领导下工作的。我不想追忆那凄惨惨厉、人人自危、忍看几十万祖国精英妻离子散、放逐受侮的年代。只想问一下，当时阁下扮演了何种角色？为什么至今还津津乐道“在这种斗争中才认识马克思主义的”？难道马克思主义叫你斗建筑大师梁思成吗？叫你斗母校的摩尔根学派的师长和横扫上海的谈家桢教授吗？你说这是“百家争鸣”，请问当年《武训传》的编导孙瑜，《红楼梦》研究者俞平伯（包括被你当年批斗过的人）跟谁去“争鸣”？胡风写了个申辩的万言书，不是立刻定性为“反革命宣言”而散发给基层组织“全国共讨之、全民共伐之”吗？

令人遗憾的是，何院士至今还想旧梦重温、故技再演，还想用“阶段斗争为纲”的一套斗争哲学去打倒一切。所以在揭批法轮功后就迫不及待地抛出“大扫除”论（何著第369页），咬牙切齿地说：“反伪科学还要扩大战果，现在太应该来一场大扫除了”。企图把孩子与脏水一起泼掉。笔者手头有一份2000年出版的《中国人体科学》第10卷1期，刊出了中科院高能所研究员朱润生的文章，详细揭示了上世纪后期，他和陆祖荫等与气功师严新合作研究关于《外气对放射性同位素<sup>241</sup>Am衰变期半衰变期的影响》这一重大科研项目，后来给阁下组织力量连续在《工人日报》等处批判炮轰，而他们申辩和反批评的文章却不予刊载，走“投”无路，只能挨揍。这就是阁下所说的百家争鸣。还有，你到处宣传中医是伪科学后，紧接下来，还聚众用网上签名的方式，准备把全国中医逐出医院，赶出国家医疗体制，贬为民间“走方郎中”。这不是“文革”中所谓“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使他永世不得翻身”的翻版吗？

如今，时代不同了，整个社会必须要和谐、公平、公正。中国工程院在前年召开的第九次大会上也一再强调科学道德建设问题，还在修订《章程》第四条中增加了“品德行为”端正的表述，阁下手中“大扫除”的“扫帚”也该丢掉了，阁下“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霸道和“横扫一切”的赫赫威风已不允许再抖了，你感到遗憾吗？

或问：为什么何院士老患数典忘祖，唯洋是从的毛病？答曰：从中医辨证施治角度诊断，主要是中了“外邪”，是外国的“风寒”入骨。因而，他不是“不信邪”，而是中了“邪”！

周良材

---

## 忆相思塔

2010-1-15

2009年美国脱胎换骨班在北加州的相思塔神山举办。我从东海岸飞到西海岸参加修炼，真是不虚此行。

在天衣功的宇宙手术中，第一天的解衣功，查魂、天针、解密、夺衣功时，宇宙手术一开始，我的左后脑上部痛了几次，头顶在整个手术中一直有针刺的麻感，我觉得这是天针功在起作用。在第二天的天刀功和修补时，这两个部位有相同的痛感和麻感；我的头向左又向右侧倒，右手外劳宫穴痛了一阵；最后融合时，右手掌有电流感。乐天大师说手术结束，我的脚底心有针刺感。

在天魂功的宇宙手术中，我请求天神用天针调整基因，消除我累世因果孽债造成的心、肾问题，同时把阴神信息库中的负信息除掉。很快，我就觉得两肾部位有针刺感，过了一阵心口感觉痛，后脑中线一阵针刺和麻感。我知道我的请求得到了天神的回应。在增仙功中，紫光和绿光进入我体内。披衣功开始后，我的头向后仰，似乎是要便于披衣功的进行，而我在脱凡功中多是微垂着头的。

在修炼天时功时，阳神进入时间流的仪式开始，大师说：“出发！”，我的眼睛立刻自然地使劲闭紧，让阳神跳入时间流；在时间流中，我不断地前后点头和左右转头，天眼里看到一个蓝光隧道，里面有物体在变化着形状前进。我想这就是我们进入时间流的团队的影像。大师说出洞时，我看到蓝光隧道的洞口变得很大，不再有移动物体时，我想大家的阳神都已出了时间隧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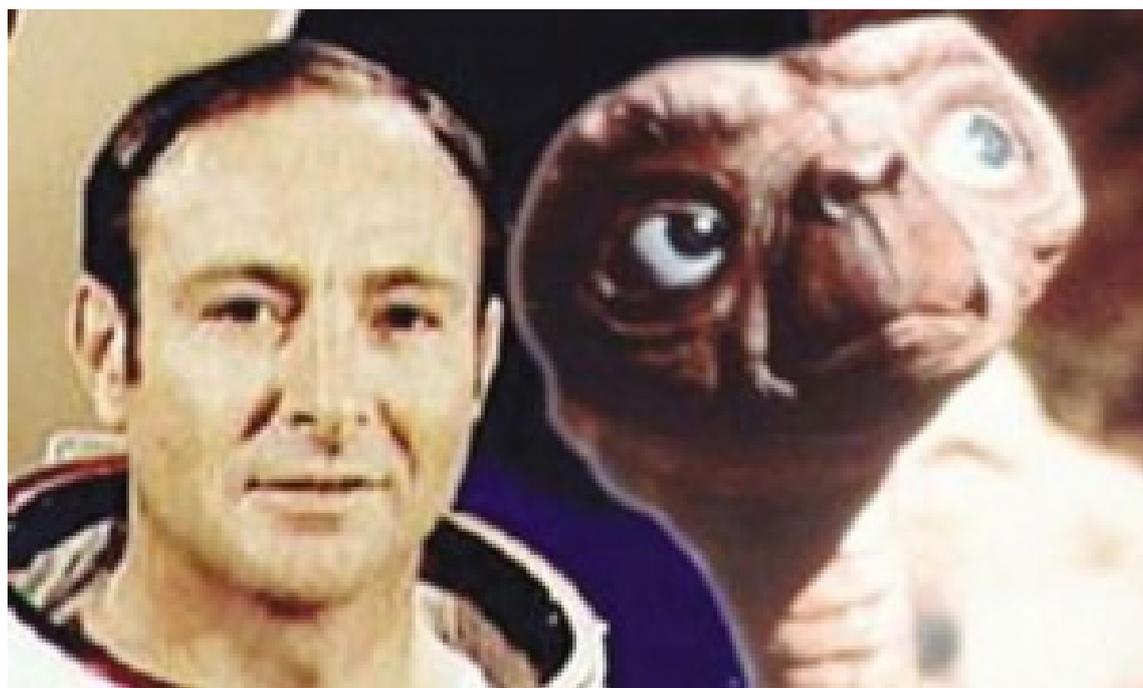
在迎接三大古文明时间流的撞击时，我们唱《姆大陆和平之歌》。唱着唱着，我突然发出了“姆”的发音，我觉得这是一个信号：姆大陆的时间流来了。之后，我的《姆大陆和平之歌》完全变成了只有一个发音，那就是“姆”。我从心里释放出感动，我有了我就是来自姆大陆的心灵震撼，那是一种多么熟悉的感觉啊。以至于我无法继续唱《姆大陆和平之歌》，因为我一开口就是“姆”的发音，而且一听到这“姆”的发音，我就想哭，如同看到了久别的亲人和家园的那种感动和不舍。在唱《蕾米丽正气之歌》时，我的天歌又发出“蕾米丽”的发音，我想这不是巧合，而是我灵魂的呼唤，对三大古文明时间流的呼唤与感应。我站起来右手举起火炬。当大师说“跟我来”，我全身颤抖，眼泪夺眶而出，无法出声；因为感动，我哭得很厉害。感谢天神给了我这一难忘的心灵震撼与感动。

（美国）艾米丽

---

## 美国“登月英雄”曾遭遇外星人

2010-1-15



埃德加·米切尔

据英国《每日邮报》7月24日报道，美国航天英雄、前登月宇航员埃德加·米切尔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年他从月球返回“阿波罗14号”太空舱时，曾遭遇了外星人。外星人曾多次和人类进行接触，但美国政府过去60年里一直在掩盖这一事实。对于米切尔的言论，美国宇航局[NASA]官员却极力否认。

## 37年前太空遇外星人

现年77岁的米切尔是美国最著名的太空英雄之一。1971年，他乘坐“阿波罗14”号宇宙飞船登上月球，并和同伴创下了在月球上行走9小时17分钟的纪录。

日前，米切尔在接受美国“克朗”电台节目主持人采访时透露，当他从月球返回“阿波罗14号”太空舱时，曾遭遇了外星人。他称，当时有一种被某种目光注视的奇怪感觉，仿佛感到自己和宇宙中的智能生命产生了一种心灵的接触。

米切尔称，由于太空遭遇外星人这件事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回到地球后，他就开始研究神秘的超自然现象。据他调查，事实上当1969年美国“阿波罗11号”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踏上月球时，曾看到了3个直径15米到30米的不明飞行物□UFO□□

### 外星人对人类非常善意

米切尔称，从上世纪40年代起，外星人一直在试图与人类接触，美国航天机构的许多人甚至曾亲眼看到过外星人。真实的外星人和电影里表现的形象基本一样，都是小身材，大眼睛，大脑袋。

由于担心在公众中引发恐慌，过去60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在竭力隐瞒外星人造访地球的事实。

米切尔称，外星人的科技相当先进，人类的科学技术根本无法和它们相比，不过外星人显然对人类没有敌意。就目前来看，这些光临地球的外星人都是非常善意的，他们也许是为了和地球人取得联系，也许是为了考察一下地球。如果外星人对我们存有敌意，那我们现在早就完蛋了。

米切尔称，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历史上最著名的UFO悬案——1947年7月发生的“罗斯威尔事件”确有其事。当时真的曾有外星人乘坐飞船来到地球，并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空军基地附近坠毁，只不过美国官方一直矢口否认罢了。

### 美国宇航局矢口否认

据报道，米切尔首次披露的种种外星人秘闻将主持人惊得目瞪口呆。但米切尔表示：“这只是个开始，有关外星人来访地球的消息将越来越多，一些严肃的机构组织也正在对UFO展开调查。”

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官员很快否认了米切尔的说法。航空航天局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航空航天局并没有追踪UFO□也没有掩盖任何外星人在地球或者宇宙的其它地方存在的信息……米切尔博士是个伟大的美国人，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并不赞同他的观点。”

（文章来源：搜狐网）

---

# 宇航员的太空神奇经历

2010-1-15



## 神秘的太空

宇航员在太空飞行时，偶尔会出现某些“神奇的梦幻般状态”。

在人类40余年的太空探索中，有超过400位来自世界各国的宇航员出使过太空。他们有许多鲜为人知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许多人将这些记在了航行日志上，但他们均拒绝把日志公布于世。因为这些经历与感受超出了我们人类的认知范围，他们担心别人会将他们视为疯子。

基里尔·帕夫洛维奇·布图索夫教授对宇航员的生活有着特别的兴趣，经过多年的努力，搜集了大量有关宇航员太空奇遇的资料，这些资料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太空飞行，探索人类未知领域。日前，他接受了俄《共青团真理报》的采访。

## 太空看见“雪人”

第一个注意到“地球物体放大效应”的宇航员是美国人戈尔东·库珀尔，他在太空轨道飞越中国西藏上空时，仅凭一双肉眼看见了房舍和其它建筑物。而在一般情况下，这些物体在300公里的高空就已经无法辨认了。俄罗斯宇航员维塔利·谢瓦斯季亚诺夫也证实，他在太空轨道同样也见到了俄罗斯的疗养胜地索契。谢瓦斯季亚诺夫说，“我清楚地看到了港口和两层楼的小房子。”而宇航员格奥尔吉·格列奇科则透过飞船的舷窗拍摄到了空气中浮动的冰。格列奇科说，有的时候，你能从太空中看见一些奇异的东西。例如，当他们飞越蒙古时，突然见到了人的影像，其大小有100至200公里长，脑袋、军大衣、脚都非常清楚。格列奇科与飞行同伴们还给它取了个名字叫“雪人”，也许正是雪塑造了这个庞然大物。

## 宇航员变恐龙

宇航员变恐龙不是危言耸听，它也是宇宙航行中的奇异现象之一。1995年，宇航试飞员谢尔盖·克里切夫斯基在宇宙人类生态国际研究所首次公开谈到这一点，而且据他所说，不止一名宇航员有过这种非常离奇的感受。克里切夫斯基说，有时人会突然改变自己所习惯的人类行为方式，进入到一种兽性状态。一名宇航员告诉克里切夫斯基，说自己曾经变成恐龙的形态！而且他还感觉到，自己正行进在某个星球上，翻越峡谷和深渊。那位宇航员详细描述了“自己”的爪子、鳞片、脚趾间的蹼，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背上的皮

肤就像恐龙脊骨上竖起的角质片。还有一些宇航员会感觉自己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甚至是外星人。



宇航员在太空

### 谁在背后看我

有时，在太空轨道飞行能产生“感应效应”。某个时刻，宇航员会突然感到，某个看不见的生命体正用沉重的目光从背后注视着他。然后，这个“看不见的生命体”会主动使你了解他，一阵低语传来，谈话内容直接传达到对方意识的深处。为了让宇航员信服，这个“声音”还常常说出一些宇航员家庭中的琐碎事情，这些事情大都与家中的先人有关。那么，是谁在地球上空如此遥远的地方向人低语呢？

这个信息是俄罗斯一位宇航员告诉布图索夫教授的，这位宇航员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有人认为，“太空低语”不同于我们人类智慧，是外星文明的产物，他们利用催眠术，通过意识和潜意识使人类确信他们的存在，并驱赶人类离开早已属于他们的宇宙。由此，布图索夫教授得出一个结论，他们（外星人）早就知道地球人，而且了解得很清楚。

### 苍穹传来犬吠

宇航员在太空飞行时经常听到一些神秘的声音，而事实上，宇宙空间应该是寂静无声的。宇航员弗拉季斯拉夫·沃尔科夫曾富有激情地描述过宇宙中的神秘之音，“大地的黑夜从下面飞过，突然，从黑夜里传来狗的叫声。我一阵惊讶，这不是我们莱科（太空试验犬，已死于太空轨道）的声音吗？之后幽静中又清楚地响起婴儿的哭声和一些其它声音。”沃尔科夫说，这一切都无法解释，但感受却十分真切！

宇航员格奥尔·格列奇科在太空轨道遇到过一件奇怪的事，当飞船经过智利的哈恩角海峡时，他突然感觉到了危险，似乎一只猛虎就要扑到他的背上。格列奇科说，一阵阵袭来的恐惧感简直令人窒息。据悉，古

代有许多船在那儿沉没。

宇航试飞行员谢尔盖·克里切夫斯基认为，人类必须认真研究宇航员在太空飞行时出现的“神奇的梦幻般状态”，这种研究不仅有利于航天飞行的安全，或许还可以掀开宇宙神秘面纱的一角。

（文章来源□UFO中文网）

---

## 科学证实“生死轮回、善恶报应”

2010-1-8



马里奥博士是研究人类轮回学的专家，他的研究已经肯定人类灵魂的轮回是存在的。他利用“前生回溯催眠法”，发觉出别人前生的事情，他在十多年前便发现此事，近年来这类案例逐渐增加了。在他研究的一千多个案例中，被研究者接受“前生回溯催眠”后，都能说出前生的事情，绝大部分被研究者所描述的，最后都被证实是真实无误的。

### 被催眠后吐真相 前生曾经是动物

最近，马里奥博士又发表新的研究报告，以大量事实证明生死轮回、善恶报应的真实存在。他的个案研究表明，有些人的前生竟然是动物。

一名三十多岁的男人因为体重问题来求马里奥博士帮助。这位男人十分喜爱参加派对，在派对中，他往往不能自制地大吃大喝，使得他不断地发胖。

很多医生都建议他减少参加派对，但无论他如何努力，总不能控制自己内心的冲动，于是求助于马里奥博士。

经过前生回溯催眠后，博士发现他的前生竟然是一条海豚！

此人在回溯催眠中忆述自己前生是一条海豚，而且是海豚群中最具才智、最聪明的一条雄性海豚。有一次，他感觉到一群杀人鲸（海豚的天然敌人）正游向它们，它尝试去警告它的同伴，但海豚们被眼前的食物所吸引，对它的警告全不理睬，于是只好自己离群避难。

果然，一群饥饿凶猛的杀人鲸，将那群海豚全部杀死，只剩下它独自一条，在该海域中孤独无伴地度过一生。于是他在现实生活之中有强烈潜在的恐惧感，他害怕孤独，一直希望经常有一大群人在他身边。马里奥从他的前生经历中，发觉他今世生活问题的症结所在——他非常渴望伴侣。

马里奥博士的另一个有趣个案是，有一名男子的前生竟然是一条蟒蛇，当他在椅上忆述这件事时，他甚至做出蟒蛇的爬行动作。这名男子回忆说：他前生是一条蟒蛇，有一天正盘作一团晒太阳，突然间火山爆发，使它整个滚落到山下，被土石活埋了。

在另一个案中，一名三十多岁的女秘书，忆起自己的前生是一个全身长有红毛，会站着走路的雄性灰熊。她生动地形容了她的前生，如何从一枝枯死的树干内，检出里面的昆虫并吃食。马里奥博士认为她的前生很明显是一头灰熊。

另一个案的主角是一位二十四岁的家庭主妇，她在催眠中告诉研究人员，她正蜷伏在沙漠的一处阴暗的石块下。当她形容四周事物时，显示它是从地面上望着东西的，很像一条响尾蛇。

有一个十分爱马的女子，曾求助于马里奥博士。她是一名医生，收入颇丰，但往往入不敷出，因为她实在太爱马了，不能控制自己于马匹上的花费。她曾经先后求助于数位心理医生，都不能解决她的问题，最后经马里奥博士用“前生回溯催眠法”诊治后，才知道问题所在：原来她前生是一匹名叫“珍纳第”的赛马。调查证实，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珍纳第”在美国南方各个州出赛，颇有名气。

有一名少年描述自己的前生是一头黑豹，他清楚地描述了自己作为一只黑豹自由自在的感受，他说自己比森林内其他动物优胜，像万兽之王一般。

一个老妇在催眠之下，说出她前生是一只老虎。这只老虎十分凶猛，曾经杀死过五千只以上动物，最后被一个猎人打死了。

## 轮回真实存在 超越地球界限

马里奥博士声称，他在十多年前便发现有动物轮回转世为人的个案，不过一直未发表。近年来，这类型的个案增加了，而且经过严格的调查发现，其中大部分是十分可信的，所以他才整理发表。但他未能提出新的理论来解释这些现象。

西刚博士亦是研究轮回学的著名学者，他认为，轮回转世不仅仅是地球生命现象，而且超越地球上的人类与动物之界域。宇宙中适合生物生长的星球有很多，单是在银河系中就有上百个甚至数千个适合生物生存的星球。在那些星球上，有许多我们想像不到的生物存在。不管它们之形态如何，它们体内也一定有支配其自身活动之中心，即是脑或与脑相似的器官。

西刚博士认为，人类死后，灵魂便成为宇宙生命的一部分，可到处飞行，亦有进入宇宙生物脑的可能性。同样，动物或其他宇宙生物，亦有可能进入婴儿的胚体，轮回投胎成为人类。

当然，宇宙中一定有一个严格的法则，控制一切的轮回活动，这方面佛家有十分详细的研究。世界上很多科学家已开始对那些描写轮回的佛学书籍发生兴趣，因为那些书上有很多记载，和近年的研究十分吻合。

## 催眠引导返回过去 记者述说几世经历

鲜血从我的右腿涌出！一条凶恶的十二尺长的鲨鱼，正用它的利齿撕咬着我！我已经感觉到它那砂纸般的皮肤，我曾竭力拍打着要浮上水面，但它的巨齿还是咬住我的腹部。在拚命挣扎之余，我看到自己的大块血肉在红色的水中漂浮，我的下半身也脱落了下去，然后我失去了知觉……

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美国《环球》杂志记者谢尔比在佛罗里达芬德代尔堡一个灵学家那里，经催眠术引导，说出她在一六七零年，作为一个二十三岁的潜水采珍珠的男性，在斐济附近的南太平洋被鲨鱼吞噬的过程。

谢尔比的另一次生命轮回历程也很有趣。她说：那是一八三零年，我十三岁时，有一天，我正在河边洗衣服。突然，一条蟒蛇盘住了我的双腿，吓得我一下子失去了知觉。我姐姐用一块石头打死了蟒蛇，但同时也碰到了我的胸部，留下了一块伤疤。奇怪的是，当我今世出生时，右胸还真有一个疤痕！

每一次被催眠，谢尔比均要追寻探索她过去的生命。据她介绍，她曾是十六世纪一位遭绑架的意大利酒厂主人；亦曾被掳入土耳其的后宫，充当国王的妻妾。真是生生死死、阅历丰富！

### 亡夫化身鸚鵡 再与妻子厮守

瑞士的一位大学女教授史贝克，四十九岁时丈夫去世。她邮购了一只鸚鵡，这鸚鵡是她丈夫艾米逝世那天出生的，而且自称为艾米，能说出五月廿五是他们结婚的日子。除史贝克外，很多人也证明这只鸚鵡是艾米的化身。

女教授说，她死去的丈夫已经回来，投胎变作一只能言的鸚鵡，与她再次长相厮守。

“我的同事听说后都以为我忆夫成狂发了疯，但当他们亲耳听过那只鸚鵡（我丈夫）说话后，他们才相信真有其事。”居住在瑞士贝恩市的法兰茜丝·史贝克博士说。“现在他们就如我当初那样惊愕。他们称这是轮回再生的最有力证明。”据史贝克博士说，她是在她丈夫艾米因心脏病发作、过世后六个星期，用邮购方式买下那只鸚鵡的。她当时并不知道有此怪事，但随同那只雀鸟的文件上写明它的出生日期，正是史贝克博士的丈夫逝世的那一天。

“那只鸚鵡十分昂贵，而卖给我的宠物商店保证，它长大后一定懂得讲话。”史贝克博士说，“当我第一次教它说话时，我便察觉到有些特别。我决定给它起名叫做耶维斯，并教它说出这个名字。但它不听，却自顾自的大叫‘艾米、艾米’。可我自从买了它回家后，从没有在它面前说过我丈夫艾米的名字。”

史贝克博士说，过了不久，这只鸚鵡开始表现得越来越像她的亡夫。而当它学懂更多话时，它甚至讲出他俩过去的婚姻生活。

“那只雀鸟的脑袋容量有限，所以我要给它补充一些相关内容。”这位女学者说，“例如它说五月廿五日，我便知道它指我们的结婚日子。于是我就拿出我们结婚的相簿来，一起回味当日快乐的情景。”

一位研究超自然现象的专家添美·基斯图布，最初也怀疑是否真有其事。他说：“我起初还以为一定是史贝克博士故意教她的鸚鵡这样做，但在我亲自问过那只雀鸟后，我再也不能不信它就是她丈夫艾米的替身。它对于艾米的事情，知道得一清二楚。除了是他本人外，便再没有其他可以解释了。”

（本文来源：百度文库）